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請掀開講義第二頁，倒數第三行：

【2、平等福祐諸眾生故發大慈心；種種外道攝令正信。】

這一條裡頭最重要的是『平等』。『福祐』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為社會造福，為眾生造福。前面一條是拔苦，先要解除他的苦難，接著要給他得樂，離苦得樂，這是大慈心。下面一條也講離苦得樂，那是從事上講的；前面兩條是從發心上講的，這個講得深。我們為社會、為眾生造福，最重要的要平等，如果不平等，只顧這一樁事情是不是對我個人有利益、對我家庭有利益、對我的團體有利益，而沒有顧及到整個社會的利益，那就錯了，那造的是罪業，不能解決眾生苦難的問題。所以菩薩發心不一樣，起心動念說實在話，他絕對不是為了這個地區、這個國家，甚至於這個世界眾生的利益，他念念是為虛空法界一切眾生的利益著想，這才偉大，這才令我們敬佩，確確實實顯示出菩薩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

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我們的心量本來就是這樣大，就是包虛空法界，那是我們的真心，那是我們原本的心量。可是現在我們心量變成這麼小，一個人都不能夠容納，夫妻兩個都還吵架、都還不和，為什麼心量會變成那麼小？迷了，迷的什麼？迷失了自己的心量，這真正叫「可憐憫者」。佛菩薩給這些人做一個樣子，你看他那個心量多大，然後你再仔細觀察，他的生活多快樂，他為什麼快樂？他心量大，包虛空法界、包容一切眾生，他沒有苦惱，他沒有分別，他沒有執著；心量小的人，分別執著非常嚴重，那個苦不堪言。所以一定要懂得平等心，我們前面講平等心是佛心，平等心是真心。我們對待一切眾生要平等的造福，決定令一切眾生平等的得福。

，這就對了，這樣發大慈心，慈悲就是愛心。

佛法裡頭為什麼不講「愛心」？這是翻經的法師避免在名詞上產生誤會，所以用「慈悲」不用「愛」。為什麼？愛容易生情，世間人常把愛跟情聯合在一起，那就錯了，那個愛不是真的愛。慈悲是愛心，這個愛心是智。我們今天講「感情」、講「理智」，這個大家容易懂。這個愛是理智的，在佛法就叫慈悲；這種愛是感情的，佛家就用愛，愛是感情的，感情是假的，靠不住，今天跟你好了，愛了，明天惱了就不愛了，變幻無常。慈悲的愛是基於理性的、理智的，這個愛就永恆不變，我們可以說是真愛，真誠的愛心。世間人不懂，世間人用的心是虛情假意，所以他那個愛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
所以佛菩薩眼睛裡面看世間人，就像看小孩一樣，兩三歲的小孩，我愛你，轉一圈的時候，我恨你，我討厭你。你要知道，他說愛你也不是真的，他說恨你也不是真的，轉個圈恨又變成愛了，喜怒無常，他是情，他沒有智慧，所以六道眾生在佛菩薩面前是三歲小孩。我們明白了，跟六道眾生往來，他喜歡你你也不必高興，假的；他恨你你也不要惱他，也是假的，沒有一樣是真的。只有佛菩薩才知道用真心、會用真心；阿羅漢、辟支佛接近真心，不是純正，很接近；六道凡夫決定用的是妄心，跟妄心的人打交道，你要當真那你可有苦受。所以我們跟什麼人往來，一定要認識清楚，他目前是一個什麼狀況，我們了解，他縱然做錯事情，不會責怪他，我們要好好的做一個榜樣給他看，要慢慢的匡正他。

後面這一句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，『種種外道攝令正信』，這是慈心，真正愛他。「種種外道」是說誰？是說我們自己。真正的道只有佛道、菩薩道，這兩條道是純真的；相似正道是聲聞、緣覺；六道都是外道，都是邪道。我們起心動念，一個念頭一個道，

所以叫種種外道，不是講別人，是講我們自己。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們至少要把十法界裡面六道這六條，這六條是外道，要把它放棄。「正信」是什麼？正信是佛道，佛道裡頭包含著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我們在這個地方建立信心；這是從相上講的，容易懂。如果要從佛法傳統心性上講的，佛法稱為「內學」，從理上講，覺正淨是內學，迷邪染是外道。那我們想想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現前到底是覺正淨，還是迷邪染？把迷邪染轉變成覺正淨，這就是正信。所以佛弟子、佛教徒，社會大眾說我們迷信，他有沒有說錯？沒說錯，他所說的完全是事實真相，我們確實在迷。再問你：「什麼叫佛？」你都搞不清楚，那你怎麼不迷？「佛」是什麼？提到佛，你就想到寺廟裡大雄寶殿供的佛像，那是佛，迷！什麼是法？佛教好多經典，那是法？什麼叫僧？看到出家人剃了頭，穿了圓領大袍的，這叫僧？這是迷惑顛倒！《金剛經》裡頭講「著相」，迷惑顛倒的人就著相，著相的人決定是迷邪染。

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，他講佛法僧，他換了個名詞，我們在《壇經》上看到，他不講佛法僧，換個名詞，於是我們就體會到，大概在唐朝時候，講佛法僧已經產生錯覺，已經給社會有了偏差的誤導，古時候沒有。唐朝時候尚且有這種現象，那現在不必說了，我們現在距離惠能大師一千三百多年，愈傳愈訛。所以惠能大師講覺正淨，他不講佛法僧。覺對迷說的，正對邪說的，淨對染說的；換句話說，迷邪染就是外道，覺正淨叫做佛道。我們要信覺正淨，我們要遠離迷邪染，這叫三皈依，你真的回頭了，你真的有依靠了。從哪裡回頭？從迷惑顛倒回頭，依覺悟，你有皈有依；從邪知邪見回頭，依正知正見，從一切污染回頭，依清淨心，你有皈有依。

我們現在這麼多同修，你們都受過三皈依，你平心自己問問自

己，你有沒有回頭？你有沒有依靠？是不是從迷惑顛倒回過頭來依靠覺悟？如果沒有，皈依佛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還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自私自利，還搞名聞利養，還搞貪瞋痴慢，你是邪知邪見，你沒有回頭，皈依法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你的心還被污染，看到歡喜的，貪心污染你；看見不歡喜的，瞋恚污染你；沒有能力辨別是非善惡，愚痴污染你，你沒有皈依僧！所以三皈有名無實，人家說你迷信哪裡說錯了？沒說錯。人家說我們佛教徒迷信，我們聽了不要責怪別人，回過頭想想自己，他說的話有沒有道理？孟子說得好，一切總而言之要「反求諸己」，反求諸己就是反省。別人沒有過錯，過錯完全在自己。我們所學的沒有做到，不但沒有做到，可能連三皈的意義都不懂，只是在形式上受了，三皈究竟是什麼不知道，你不叫迷信什麼叫迷信？人家要把佛法在這個世間徹底消滅，有沒有道理？有道理，迷信應該消滅，對一切眾生有害。今天造成這種社會現象，什麼人要負責任？我們佛門四眾弟子要負責任，在家出家。我們自己學佛，對於佛法沒有真正了解，對於佛陀的教誨我們沒有做到，引起社會大眾的誤會，過在我們自己，不在別人。

這一條，『平等福祐諸眾生』，我們的大慈心從這裡生出來的，智慧的愛心。種種外道裡頭，第一個是自己，先要自己改邪歸正，然後才能影響別人，才能夠教化眾生。不從本身做起，要想利益眾生，佛在經上常說「無有是處」，沒有這個道理，一切一切都要從自己本身做起，要做個好樣子。這個好樣子，現在一般人講外表，商場上講包裝，佛要金裝。你看佛菩薩的像，都是那麼樣的平和、那麼樣的安詳，顯示出淨定安樂。再看我們自己這個相，怎麼能跟佛菩薩比？我們這個相，社會大眾看到我們怎麼能生歡喜心？怎麼能夠生尊敬的心？責任自己要負責，不能怪別人。

社會大眾不尊敬我，厭棄我，排斥我，他沒有過，我們自己做得不好。回過頭想自己，自己才有進步，自己才會認真改過，改過就會有進步，這叫改進，你肯改你才有步可進，你不肯改，哪有步可進？要改過首先要知過。知過難，太難太難了，聽到別人對我們批評，這個提醒我，我有過，我從這些地方發現自己的過。然後你才曉得，那些對你誤會的人、毀謗的人、侮辱的人、陷害的人，都是好老師，沒有他們，我們自己永遠不曉得自己過失在哪裡，這些人提醒我們自己反省，把自己過失找出來，然後把自己過失改掉，才真正能達到「平等福祐眾生」。

眾生範圍包括得廣，包括一切人，包括一切動物，包括一切植物，也包括一切礦物，連一粒沙塵、一粒塵土都是眾生。眾生，它的意思是「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」，叫做眾生。一粒微塵也是眾緣和合而生，我們要平等福祐，眾生不是對人，對宇宙一切萬事萬物，要用平等福祐的心，慈悲心才能顯示，才能真正把自己心外求法的這些習氣斷掉，一切回歸自性，這叫「正信」。正信佛弟子非常可貴，必定得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。下面這一句：

### 【3、除滅眾生諸苦蘊故發安樂心；始於世樂，種種與故。】

前面兩條都在理上講。往下這些多半在事相上；也就是說，大慈大悲怎樣落實？這教給我們落實。落實的第一條先救苦難。『苦蘊』，「蘊」是蘊集，不是單純一樁。人老了有老苦，老苦裡頭包括得很多，精神體力衰了，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一天不如一天，如果這個時候沒有別人照顧，很苦！自己不能工作了，如果早年沒有積蓄，這個時候經濟非常艱難，許許多多人要靠救濟過日子。現在在外國，所謂先進國家，國家有福利政策，年歲大了，自己沒有經濟基礎，國家給救濟金來維持你最低生活的水平。在美國、在加拿大、在澳洲，都非常普遍。隨著衰老，疾病來了，疾病不只一種，

身上許許多多的毛病，這個身體諸苦蘊集，精神疾病，統統集中在一身，很可憐，我們要怎樣幫助他離開這個苦痛？

我們在外國看到許許多多老人福利事業，我對這個事情很關心；我每到一個國家地區，頭一個我想看的，就是老人福利事業。這一樁事情，是一九八三年，我第一次在美國舊金山講經，那一邊的同修邀請我，講經的道場是在一所老人公寓，美國的老人公寓，好像是六、七層樓的建築，裡面總共有四百多個單位，在他們的活動中心講演，連續講了五天，我在那裡的確生歡喜心。我想到二十一世紀佛教的道場不是寺院庵堂，應當是像這樣的老人中心。他們都退休了，沒有事情，勸導他們念佛，跟他們講經說法，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，也能夠解除他身體上的苦難；所以我這個「彌陀村」的構想就從那裡生出來的。

因為老人公寓裡面，他們的生活環境是接受政府的津貼。大概在加州，加州比較富裕，加州的老人在那個時候大概每個月可以領到五百塊錢美金。住那個公寓要付錢，自己付一部分，有政府津貼，吃飯也是的。我記得在那個地方，一餐飯大概是付八毛錢，美金八毛，而實際上這一餐飯是五塊錢，換句話說，政府津貼四塊二，自己付八毛；住房子也是如此，這是國家津貼，幫助老人。美國人沒有積蓄，他鼓勵消費，你賺多少錢統統花掉，不但花掉，還可以賒帳，欠銀行的、欠保險公司的，所以退休下來之後真的是一文都沒有，只有住老人公寓，接受國家的救濟，這個太普遍太普遍了。

這一條就是講這個事業，我們看到了，所以以後到加拿大、到澳洲，每到一個地區，我一定去參觀這個地方的老人福利事業。實在講澳洲做得最好，澳洲老人在物質上的照顧比其他國家好，居住的環境、飲食、生活空間實在非常理想。但是缺乏精神生活，每天痴痴呆呆的坐在那裡曬太陽，沒有人跟他講話，老人跟老人之間彼

此也不講話，見面只有打個招呼，點點頭笑笑，不講話。我們看到那個現象，中國人有一句話說「坐吃等死」，你說多可憐！我們去訪問，跟這些老人談談話，非常歡喜，好像從來沒有遇到有人跟他講話，他們開心歡喜。

所以我就想到，如何能夠在這個老人公寓、老人退休村裡頭提倡這些精神生活，給他有正常的娛樂。我就問他們管理的人員，他說我們也有，有些什麼？老人們自己唱唱歌、跳跳舞，有些樂器演奏。一兩個星期也有一些學校學生到這個地方來訪問，唱歌跳舞，但管理員說老人都不喜歡聽。我點點頭，對，確確實實不喜歡聽。為什麼？代溝，老人看到現在這些小孩唱的這些歌、跳的這些舞，他看到就頭痛、就討厭。那要怎麼辦？曾經有個天主教辦的老人院，那個院長就跟我談起，我就告訴他，老人是什麼時代的人？他年輕的時候唱什麼歌？他看的是什麼歌舞？你去找那個，找五十年前的老歌，你放給他聽，他一定很開心。為什麼？他一聽就想起他的童年、想起他年輕的時候，他才會有味道。現在的歌，不要說他不願意聽，我聽了都頭痛、都反感。他是什麼時代的人，你就用什麼時代的娛樂，他才會高興。

所以我們中國人祭祀祭祖宗，正規的祭祖，書裡頭教給我們，供具，就是盛菜飯的供具，不是用碗。為什麼？我們老祖宗不是用這個碗，你拿這個碗他不高興、他不喜歡。用什麼？用幾千年前他們用的東西，他一看很高興，所以用籩豆，竹子編的，還有木頭做的那個碗，那是他們當年生活用的，你供這個是真正尊敬他，這裡頭真的有學問。你要供養現在我們這些豪華的供具，你供祖宗是大不孝。不是尊敬他，你是來刺激他，「你看你們那個時候苦，我現在多快樂」，不是這種味道嗎？你看他多難過。一定要用那個時候的這些供具，我們現在講餐具；一定要穿他們那個時候的服裝，這

是對他們的禮敬，我們沒有忘記祖宗，沒有忘記祖德。現在人哪懂得這個道理？為什麼不懂？不讀書，讀書才能明理，都是不讀書之過。

所以這些老人，你看到他都是退休了，七、八十歲了，在那裡我們就想到五十年前的歌舞，所以我常常拜託同修給我蒐集老歌，我拿來幹什麼？我拿來供養老人院的，這個東西拿去，他們聽了好開心，那就不一樣了。看五十年前的那些電影，甚至於還有黑白片的，他們看到有感情；現在的東西他們不看。我這樣跟老人院院長一談，他才恍然大悟。你們這樣盡心，為什麼得不到這些老人的歡心？你們完全做錯了。只有一種玩意兒，老少咸宜、古今不衰的，是什麼？雜技表演，這是古今不衰的，這個行！現在的雜技跟古時候的雜技樂趣是一樣的，但是你要想唱歌、跳舞、影劇，那必須是那個時代的，這樣才能除滅眾生之苦，他精神能夠得到安樂；精神愉快，對於他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。

我們中國諺語常講：「憂能使人老」，人為什麼老了？憂慮，人常常生活在憂鬱當中，老得就很快。如果生活很開朗、很快樂，不容易衰老，他能夠保持著健康的身體。現在人也很可憐，現在的社會病了，五十歲、五十五歲就退休，這是很不合乎道理，為什麼？他在這個年齡當中，正是他經驗豐富的時候，他對於這個社會有更大貢獻的時候，你叫他下去了。我們中國古時候也有退休制度，退休年齡是多少？七十歲，七十歲退休還能說得過去；五十歲退休的人，這是怎麼講都講不過去。七十歲退休，實在講還要看他的身體狀況，如果身體好，國家還不讓他退休，繼續讓他服務。我們在歷史上看到，姜太公八十歲才遇到文王，那真的八十歲才開始，他有體力，我們中國人講老當益壯，年齡愈大，身體愈好，智慧愈高，經驗愈豐富，他是社會的中堅分子。



我們今天社會，老了就不要了，真的是最有智慧、最有經驗、最能為人民造福的人，他不要了，你說這個損失多大！怎麼造成損失？還是不讀書之過。中國的醫學，全世界望塵莫及，不能比，中國醫學至少有五千年豐富的經驗。中國醫學講什麼？講長生，不是治病的。《黃帝內經·靈樞》，這些書現在很少人能讀得懂，這些道理我們要懂，我們要珍惜，我們有使命、有責任發揚光大。但是中國非常不幸，隨著國力的衰弱，把我們中國的寶貝，對全世界人民真實偉大的貢獻，也被抹殺了。外國人認為中國東西都不可靠，而中國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也喪失了，實在可惜。

所以中國的醫學，它真正的內容是講人的壽命，應當活到兩百歲。身體是一個機器，這個機器你要善於保養，正常的使用，它的壽命應該是兩百年。你活不到兩百年，就是你不會保養，你把這個機器糟蹋掉了，這個多冤枉、多可惜！其次中國的醫藥講怎麼樣防禦不生病，怎麼樣防禦不衰老，老而不衰，年歲是老了，體力跟年輕人一樣。我講你也不相信，現在新加坡有個許哲，她今年一百零二歲，她的體力，悟泓師比不上；悟泓才四十幾歲，跟她一比自歎不如，差遠了。人家一百零二歲，沒有生過病，我看她除了頭髮白了，掉了一顆牙齒，其他什麼毛病都沒有。我們這一張桌子，她一步就上來了，哪裡六、七十歲就要兩個人攙扶，那是成什麼話！所以中國醫藥是講長生、是講不老、是講不病，治病那是中國醫學裡的末流之事，不是主流。

中國的醫學，隨著我們喪失民族自信心，恐怕將來也變成絕傳，這是人類大不幸。現在都迷信西方，西方講競爭，競爭提升是鬥爭，鬥爭再提升是戰爭，戰爭再提升是世界毀滅，許多宗教家講的世界末日；西方人的文化發展，到最後是世界末日。中國文化發展是大同，是人民幸福，共存共榮，兩個方向不一樣，兩條路子不等

同。我們一定要恢復自己的民族自信心，要認同中國的文化。這個話不單我這麼說，七十年代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就說了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他說：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。」所以現在英國學校，從小學到大學，有儒家思想的課程，有大乘佛法的課程，在全世界他們開端，看看我們要不要跟在後頭走？他們帶頭，我們慚愧！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